

(西德) 亨·耶内克 著

白 日 卷 帙



白人老爷

〔西德〕亨·耶内克 著

赵振权
董光祖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Heinrich Jaenecke

Die Weißen Herren

300 Jahre Krieg und

Gewalt in Südafrika

Gruener + Jahr AG & Co, Hamburg

根据汉堡格雷纳和雅尔有限公司一九七六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白人老爷

〔西德〕亨·耶内克 著

赵振权 译

董光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6.25 字数：13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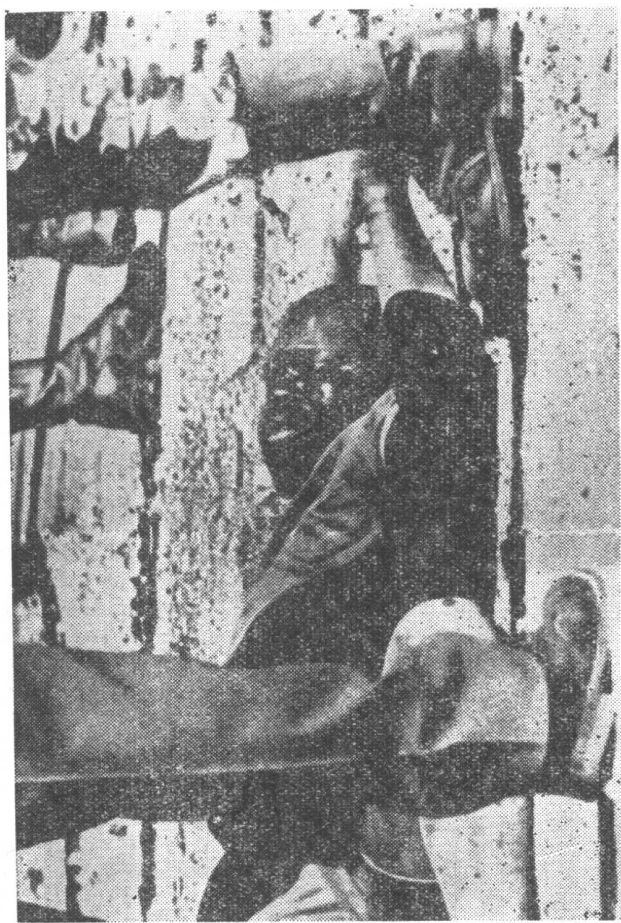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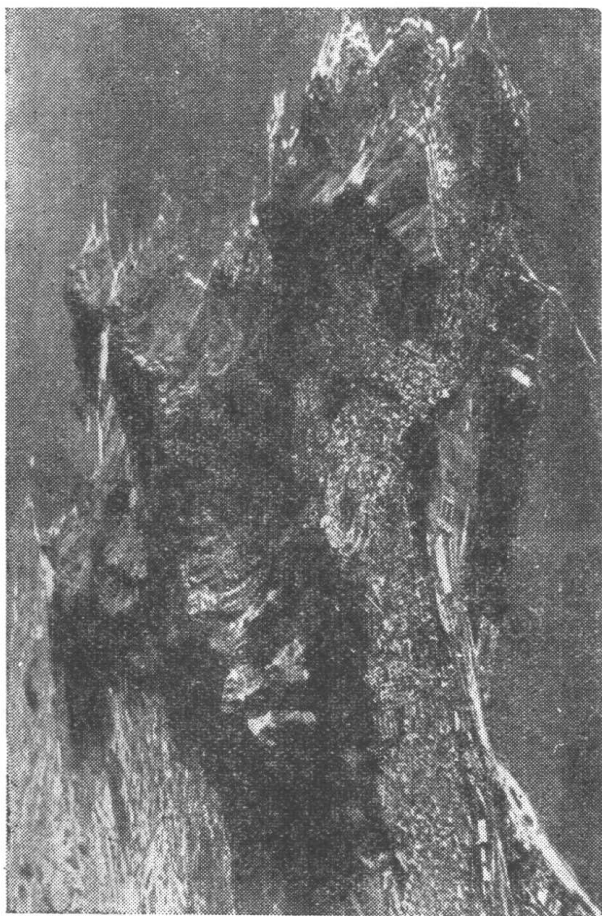
书号：3003·1626 定价：0.56元

目 录

第 一 章	荷兰建立了一个殖民地·····	3
第 二 章	白人老爷，黑人奴隶·····	24
第 三 章	英国解放奴隶·····	40
第 四 章	大迁徙·····	48
第 五 章	失去的天堂·····	61
第 六 章	比勒陀利乌斯在桑得河畔取胜·····	68
第 七 章	血和钻石·····	78
第 八 章	谢西尔·罗得斯与保尔·克吕格之间的对峙·····	88
第 九 章	英布战争·····	100
第 十 章	英国背叛有色人种·····	117
第十一章	希特勒的朋友夺取政权·····	133
第十二章	种族隔离制度·····	147
第十三章	黑人的反抗·····	162
第十四章	德国人的遗产·····	179



暴力统治：南非的昨天和今天，而明天呢？



一切从这里开始：泰山脚下的开善殿，背景为好望角。

第一章 荷兰建立了一个殖民地

一六五二年四月，一支由三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舰队向着非洲南端渐渐靠近。舰队司令扬·范·里贝克在旗舰“德罗美达里斯”号的航行日志簿上，写下了干巴巴的、平淡无奇的记载：

一六五二年四月五日：“谢天谢地，下午五古漏^①左右，我们望见了好望角，也就是说，望见了桌山。是水手长首先发现的，因此他得到了四个西班牙里尔^②的奖赏。”

四月六日：“日落后不久，我们驶进了桌湾，在水深四呎^③处的沙砾海床抛锚。我命令舰长大卫·柯宁克，明天拂晓，带领六名士兵（划手除外）乘一条单桅小帆船登陆，看看有没有其它过往船只留下给我们的信件，能不能搜罗到蔬菜。至今我们已连续航行了三个半多月，全体舰上人员都已疲惫不堪了。”

四月七日（星期天）：“今天傍晚，我们一起上岸察看地形，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回来时，有两个当地野人

① 古漏（Glas），德国古代计时单位，相当于今三十分。源起古计时器玻璃制沙钟（Glaserne Sanduhr），其制略如我国古时沙漏。航海沿用，船上每隔一古漏（三十分）鸣钟报时一次，鸣钟一响表一古漏（半点钟），二响二古漏（一点钟），余类推。——编者

② 里尔，古代西班牙银币，一里尔合五分之一马克，即二十芬尼。

——译者

③ 呎，古代荷兰计量水深的单位，一呎合一点八五米。——译者

跟随我们走上甲板，其中一个懂一点英语。我们慷慨地用酒食饱餐了他们一顿。”

四月八日：“我召集了全体军官会议，讨论构筑城堡问题，会议结束后，我们又观察了地形，发现这里位置适中，而且场地宽阔，又临近大河，可以引水护城。”

四月九日：“今天舰队司令扬·范·里贝克仔细地踏勘了要塞。每个碉堡相距二十一鲁特^①。士兵们一直在忙着起卸补给品等物。”

四月十日：“天晴，暖和。今天早晨，里贝克上岸，只见士兵们用铁锹、锄头、镐头、钉耙和手推车在紧张地干活。”

上面这几段文牍式历史流水帐，虽然枯燥无味，却记录下了白人远征时代后果极其严重的事迹之一：一小撮荷兰人首次在非洲的南陲建立了一个欧洲人殖民地。

这次远航并不是一次寻求未知海岸的探险旅行，因为好望角早已为欧洲航海家所熟悉；也不是那个时期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很流行的多少带盲目性的移民行动。相反，这批经过四个月艰险航行之后于一六五二年四月六日那天到达桌湾的海军官兵，是在执行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精心准备的计划：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一个船队给养补给站。

这是一项目标很有限的使命，在荷兰当时的全球霸业中并不占多大份量，但由此却酿成了一出悲剧，这出悲剧血迹斑斑，贯穿了三百年，并在我们的时代达到了高潮。

这项事业从一开始起就不吉利。选择地点本身就担着风险。在一百五十年中，葡萄牙人只是沿海岸游弋，未能上岸定居，因为好望角是一个不好客的海岸。好望角的发

^① 古代莱茵河地区长度单位，一鲁特相当于三点七七米。——译者



一六五二年扬·范·里贝克（中）到达桌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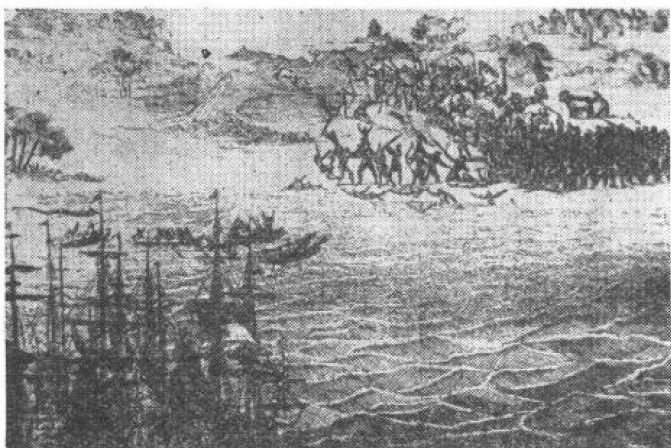
现者巴托洛梅乌·迪亚斯当初把这地方称为“狂飙角”，就因为这里寒风日夜狂啸，时常驱使西班牙探险家们小小的三桅帆船触礁。但葡萄牙国王胡安二世在这期间听到了环航非洲成功的消息，很受鼓舞，于是就将这个海角改名为好望角。

国王的希望显然不是寄托在非洲，而是寄托在遥远的印度，因为那里盛产珍贵的丝绸、美食、香料、药材和神丹妙药。所有这些奢侈品以往都是经过阿拉伯商人之手从威尼斯或热那亚输入欧洲的。这种世界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吸引着葡萄牙人从事大规模的航海探险。他们企图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海上捷径，以打破这两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贸易垄断。当瓦斯科·达·伽马终于在一四九八年五

月二十日把锚抛在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港（又称科泽科德港）时，葡萄牙宫廷的梦想实现了。从此，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里斯本成了欧洲最大的商埠。

当时谁也不对南非发生兴趣。这是全航程中最荒凉的海岸，一个险峻不可及的地方。海滩的背后耸立着陡峭的荒山。这里没有适宜泊船的良港，只有很浅的流沙滚滚的河流出海口。据当时人们所知，群山背后不像印度，那里没有黄金，没有珍宝、香料，一句话，没有能吸引人们挺进腹地的任何东西。

此外，当地土人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人物。瓦斯科·达·伽马一四九七年首次航行中，就亲眼看到了非洲南部海岸的黑人把他刚刚竖立起来的、象征荷兰神圣主权的界石推倒的情景。一五一〇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葡萄牙海军上将“东海总督”佛兰西斯科·德·阿尔梅达从印度归国途中在靠近好望角的海面上停泊时，连同他的



一五一〇年葡萄牙的“东海总督”佛兰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和他率领的一百五十名士兵被土人全部歼灭。

一百五十名士兵(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全部被土人打死了。

从此以后,葡萄牙人便避开南非海岸。他们宁愿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建立他们的给养补给站。桌湾只是用来作为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和“驿站”——船长们把信件藏在预先约定的石头下面,等待随后到来的船队把它们取走递往欧洲或者印度。

当葡萄牙的东亚贸易垄断权于十七世纪被荷兰联合共和国夺走以后,决定这个海角命运的时刻便来到了。那时,荷兰这个地处多雨的西北欧的贸易小国一跃而为白人的霸主。不过一代人的时间,荷兰就建立起了一个从赫德森河^①到爪哇岛的海上帝国。世界历史的这一瞬间把南非从世代酣睡中惊醒过来了。

开普殖民地^②的开拓者们并非姗姗来迟的十字军骑士,而是愤世嫉俗的加尔文教派^③帐房,他们独特的思想就体现在他们帐本上长串长串的数字之中。当时的荷兰“联邦”并不是一个具有“理想”、具有高超生存目的的传统意义的国家。这个共和国只不过是荷兰各地暴发户阶层为了牟取更多财富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同业总同盟。它所从事的海上事业的唯一宗旨和行动准则是利润。而由于只有通过垄断才能取得最大的利润,就需要建立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完整无缺的一统天下,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这就是荷兰扩张主义者的简单哲学。

在足足两百年的时间里,荷兰殖民帝国事实上就是设

① 赫德森河,即今美国纽约州Hudson River。——译者

② 开普殖民地也有人意译为“海角殖民地”。——译者

③ 加尔文教派,基督教改革派,以创始人法国神学家让·加尔文(Jean Calvin)命名。——译者

在东亚的一个私人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公司”）。国家将对外贸易垄断权连同海外领土主权统统交给了该公司。这个公司就这样成了当时帝国主义贸易政策的空前有效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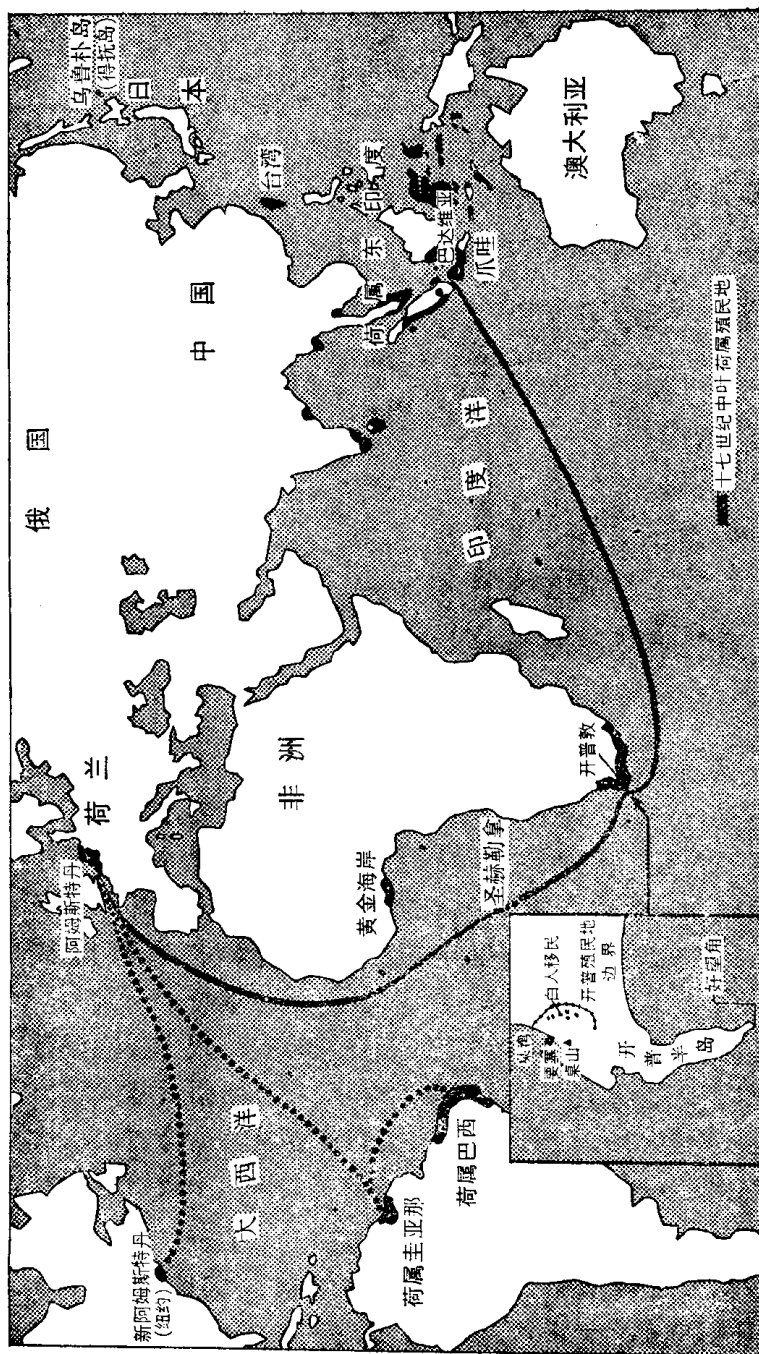
该公司一手控制着整个印度的买卖。它一手操纵着亚洲生产者的产品出售价格和欧洲顾客的采购价格。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和舰队。它不是国中之国，而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它的由十七人组成的董事会——“十七位老爷”，实际上就是荷兰政府。

整个庞大的帝国就像一个现代的康采恩。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康采恩总部根据一个唯一的标准来作出一切决策：一项事业要付出多大代价，就得收回多大利益。

建立开普殖民地，是一项谋求降低东印度航线运费的投资，因为船上人员身体疲弱经常造成令人烦恼的运输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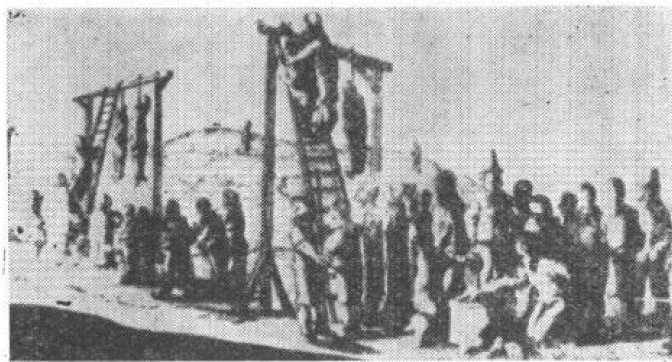
从阿姆斯特丹航行到当时荷属印度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平均需要六个月，而由于公司奖励船长加速航行，船长们都尽量减少中途停泊。这就意味着船上的二百至三百名船员和旅客拥挤在狭窄的船舱里航行几个星期之久，整天吃些单调无味、缺乏维生素的菜豆和腌肉食品。坏血症、痢疾、发烧，接踵而来。没有一艘船不在中途往海里扔尸体，船上人员往往有半数葬身鱼腹。

然而，象钟表的机构运转那样准确地环行半个世界还是办到了，这只能归因于冷酷无情的纪律。只要稍有过失，譬如对长官顶句嘴，或者跟伙伴搞同性恋爱，就要受



十七世纪的荷兰帝国版图：开普补给站在阿姆斯特丹至巴达维亚航程的中途

“钻船底”或“吊桅杆”的重罚。^①如果有人胆敢聚众哗变，肇事者就要锁上铁链押解阿姆斯特丹去当众处死，尸体拖到航船必经的特塞尔岛海滩，吊在老远就望得见的吊架上示众，直到乌鸦和海鸥把它们啄食净尽。



被处死的东印度公司哗变士兵尸体吊在荷兰北海岸示众。

但“十七位老爷”意识到，船员一生病就比健康的船员差劲，一遇风暴对货物和船只都会增加危险，因此董事会于一六五一年决定在阿姆斯特丹至巴达维亚的中途点好望角建立一个“休息站”。这里的气候与欧洲南部一样温和，往返的船只可在这里补给淡水、蔬菜、水果和肉食，病号可上岸休养，病养好了上船继续航行。

促使公司作出这项决定的是一艘难船的报告。这艘船在桌湾触礁。船上人员按照契约要求，在沉船附近坚持守护公司货物财产达一年之久。难船报告起草委员会建议，从荷兰派三至四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园丁到这里来教给船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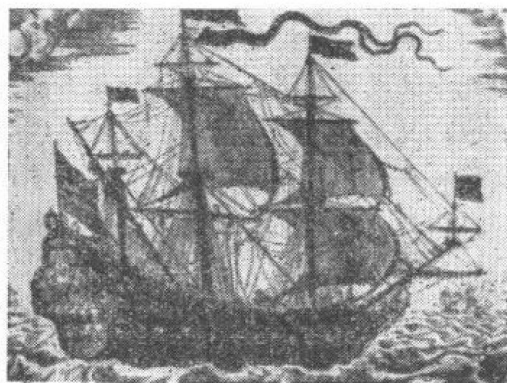
① 两者都是古时对水手或水兵的严酷体罚。“钻船底”：以绳索系受罚者之身，使由一舷至他舷或由船首至船尾潜过船底。“吊桅杆”：以锁链系受罚者于桅杆。——译者

员种植西葫芦、西瓜、胡萝卜、莴苣、小红萝卜、水果等。至于土著居民问题，这些遇难者批驳了过去诬蔑土著居民是吃人者的说法，把这类说法统统斥之为奇谈怪论。

他们的原话是这样写的：

“不错，土著居民确实杀了一些水手和士兵，但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人的面子，我们不愿在此说明原因。总之，我们相信，如果有人也像对待土著居民一样，打死或抢走荷兰农民的牲口，而又一分钱也不赔偿，那么，荷兰农民准不会比土人更好说话。土人每天都和我们友好地做交易，自愿地为我们提供牛羊。因此，船上有八十到一百名重病号的‘皇后号’开到这里后，我们能给它供应充足的鸡、鸭、牛、羊。几乎所有的病号都很快就养好了。我们的指挥官很有卓识远见。他对当地的霍屯督人以礼相待，以公道的价钱购买他们的东西，有时还赠送他们一点菜豆或豌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美味的食品——，有了这样一位指挥官，就丝毫用不着害怕土人了。”

公司董事会，尤其是当时的主要给养补给站——圣赫勒拿站很赞同这份报告。圣赫勒拿补给站位于大英帝国的



一七〇〇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桅帆船。

领地内，由于与英国关系紧张，随时都可能陷落。于是，公司便派遣一支由三艘三桅帆船组成的探险队来建立一个永久性给养补给站。扬·范·里贝克被任命为舰队司令官。他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军医，“联合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经验丰富的殖民官员。

对当时年仅三十二岁的里贝克来说，接受这项使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他历史上有点儿不清白。青年时期，他曾在远东替公司做过事，那时他身为公司设在东京（越南北部）的一个代理店的负责人，曾做过私人买卖——这是公司罪行簿上首屈一指的一宗罪案。当时，里贝克不得已辞了职，但是“印度”这个热带乐园仍然是他神往的天堂。当他听说公司要招聘一名指挥官到好望角去创建补给站时，他又登门去应聘了，他希望能通过这条途径重返“印度”。“十七位老爷”宽恕了他。好望角建站是老爷们当时要发落的最艰苦的一个差使，显然除了里贝克以外没有人如此热心追逐。

于是，南非白人的历史就这样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监护下开始谱写起来了。公司的营业宗旨决定了开普殖民地在半个世纪中的发展命运。这个宗旨集吝啬、残暴和疯狂掠夺之大成，凡是商业手段捞不到的都是它的目标，它依托加尔文教——一个标榜自己对上帝虔诚不移的基督教派别——而自诩是天经地义的。时至今日，南非都没能摆脱这种监护的羁绊。

扬·范·里贝克于一六五二年四月七日在桌湾登陆时，这块土地还是清白的，虽然以往一百五十年中，白人像候鸟一样常在这里栖息，鲸鱼和海豹在海湾内嬉戏，象

群和犀牛在桌山脚下的平原上信步。据传说，这块土地本来是“荒无人烟”的。这纯属无稽之谈，是南非白人事隔多年以后编造出来的。

正如佛兰西斯科·德·阿尔梅达的不幸命运所证实的那样，远在欧洲人发现南非以前，事实上早就有人居住在这里。海角的居民显然不同于皮肤深黑体格健壮的赤道北部非洲人，后者自古以来就是欧洲人的奴隶。南非土人长得矮小纤细，他们的皮肤呈褐黄色，臀部大得出奇。他们自称是“科伊科因”人。但是，欧洲人因发音不准，称他们为“霍屯督”人。

霍屯督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拥有大量个大体壮的牛群，这使瓦斯科·达·伽马大为吃惊。他在一四九七年的旅行日志中写道：“这地方公牛个子之大可与阿连特如（葡萄牙地名）产的比美，而且又肥壮又温驯。黑人挑选最健壮的牛，在牛背上垫个芦苇编成的鞍子，再架上一种用棍棒做成的轿子，人就骑在上面。”

霍屯督人住在用芦苇编成的、盖有苇席或毛皮的容易拆卸的圆形小屋里。他们几乎只靠牛奶和肉类为生，饮用蜂蜜酿制的甜酒。他们懂得炼铜，并能制成各种装饰品和工具。

除霍屯督人以外，南非还生活着一个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名叫“布须曼”人。他们和霍屯督人同源，但在文化发展上却还处在石器时代的阶段。他们用毒箭射猎。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结下了世仇，因为霍屯督人放牧破坏了布须曼人的狩猎场，而布须曼人就偷霍屯督人的牲畜，用这种办法进行自卫反击。后来，当布须曼人濒于灭绝时，人们在他们居住过的洞穴里发现了与西欧冰河时代的石窟